

远去的大师

追寻世纪大师的背影

王建明 王昊 主编

巴金

章诒和

后唐

尚静怡

张其成

钱仲联

钟敬文

葛兆光

葛洪

董拙甫

陶渊明

张其成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远去的大师

追寻世纪大师的背影

王建明 王昊 主编

巴金

王选

启功

薛暮桥

张中行

钱仲联

钟敬文

费孝通

陈省身

张岱年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远去的大师/王建明,王昊主编. — 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8.7

ISBN 978-7-80688-386-0

I. 远… II. ①王…②王… III. 文化-名人-生平事迹-中国-现代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9045 号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项新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7号

邮编:300191

电话/传真:(022) 23366354 (总编室)

(022) 23075303 (发行科)

网址:www.tssap.com

印刷: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8

字数:220千字

版次: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定价:24.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这是一个大师逝去的年代

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生命的逝去，对于那些久经岁月沧桑的“老人”来说，从呼吸衰竭到呼吸永久的停止，确如起于青萍之末的鸿毛轻轻滑过天际，很轻。然而，那苍老遒劲的身躯所承载的文化意义，因生命的逝去而随之告一段落的震荡，很重。

仿照摇滚歌手的抒情语言，这是一个大师逝去的年代。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的最初几年，如同是一种集体的约定，许多已入耄耋之年的大师级学者纷纷离世而去。

2002年1月9日，99岁的民间文学大师钟敬文逝世

2003年12月4日，96岁的国学大师钱仲联逝世

2004年4月24日，95岁的国学大师张岱年逝世

2004年7月30日，77岁的经济学大师董辅初逝世

2004年12月3日，93岁的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逝世

2005年4月24日，95岁的社会学大师费孝通逝世

2005年7月6日，86岁的世界物理学大师黄昆

逝世

2005年6月30日,93岁的国学大师、书画家启功逝世

2005年7月22日,101岁的经济学大师薛暮桥逝世

2005年10月17日,101岁的一代文学巨匠巴金逝世

2006年2月13日,70岁的“当代毕昇”王选逝世

2006年2月24日,97岁的国学大师张中行逝世

这份名单如果稍稍向前回溯,还会有很多先贤往哲。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任何人都概莫能外。所以孔子会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感叹那些逝去的生命和时间如同流水奔腾而前。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一代的离去一代的兴起,构成了历史。几千年前人类就知道,肉体是不能永恒的,生命的短暂让曾照古人的今月阅尽人间的沧桑。贤哲如孔丘孟轲,尚还不能逾越“七三八四”之说,苏格拉底尽管是最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免去被处死的命运。在生理时间面前,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但是,在另外一种时间纬度——文化与历史的时间之上,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些人虽死犹生,有些人将不朽!

这些离世的老人既是普通生命的长者,又是一代传奇大师。当张中行漫步在北京市井杂巷之内,在一个小酒馆里叫上一壶酒和几样小菜,享受着庸常的欢乐的时候,也许他心中正在思考着《顺生论》的某一篇文章。使我们敬畏的是“大师”的称谓;尽管在这个名不副实的年代,有太多的不相称的名称漫天飞舞,但这些老人还是当之无愧。何谓大师?最简单而言,要有伟大的学术成就,要对他所置身的

学术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这是古往今来大师评判标准的“硬指标”。其次,要有形而上的学术品质和道德水准。再者,特别是那些文学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大师,还需要有很高的寿命。这或者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许多潜质卓越的学者常常在通往学术神殿的中途而陨落,令人扼腕浩叹。使我们敬畏的更是“大师”的传奇。这些离世的老人,在他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都有曲折蜿蜒的故事。他们一生的经历与 20 世纪中国的命运纠缠在一起,最终他们也在暮色苍苍中随着这个世纪一同谢幕,舞台已空,人亦逝去。遥想当初,恰同学少年,无论巴金还是费孝通,都怀着一颗青春的心决意为离乱的中国寻找光明、希望。曲折的现实之路,让他们激昂也让他们迷茫。从五四运动到烽火连天的抗战,从建国之初的百废待兴到十年“文化革命”的浩劫,从改革开放到千禧世纪之末,当年的少年读书郎已溘然作古。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老人们留下的是学术与文化上的不朽遗产,也是他们波澜一生的壮美。

雅典的帕克农神庙上镌刻着这样一句话“认识你自己”。古典时代以降,从苏格拉底到卡西尔,数千年的西方的哲学仿佛都是这句话的注脚。在人类永恒地向认识自己前行的过程中,那些做出巨大贡献的睿智的先贤大师们,如同浩瀚星空中恒星,在黑暗中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们的名字因知识的光辉而成为历史的坐标,成为后世众人反复阐释和回忆的经典。出于对知识、真理的追求,人们格外尊重那些掌握知识与真理的先哲。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大师们的力量就在于拥有更多的“认识你自

己”的知识。

然而,大师的力量不仅在于深邃而广博的知识,也在于他们在人类知识传承中所体现的人格的力量和温暖的关怀。曾几何时,最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也感叹:“多有智慧,就多有忧伤;加增知识,就加增烦恼。”纯粹的知识并不能使人类在认识自己的过程中感到快乐,有时候知识的进步,带给人的有可能是作茧自缚般的束缚。现代社会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却常常使人倍感空虚和孤独。究其原因,不外乎是技术的进步和心灵的荒芜之间的落差。这种“心灵”上的知识和体验被我们大多数人所忽视了,甚至,我们还不如古人。真正的大师,不仅拥有冷冷的智慧,也将深刻的人文关怀集聚于一身。让我们知道,知识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种烛照内心的温暖。

没有不灭的肉体,却有不朽的精神。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大师,当这个时代过去,大师们也会纷纷作古而去,魂归道山。集体的谢幕总令人悲伤,总令人感到一种晚秋的悲凉。但花落春仍在,他们只是从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移居到我们的内心中而已。我们将更多的学习他们的数学定理、读他们温暖的目光和句子。

姜海龙 于香港中文大学
2008年4月15日

序二

从大师的忏悔说起

在这本《远去的大师》里，我看到了巴金老人的名字，心里为之一振。巴金是一个“特殊”的大师，作为现当代一位文学和思想大师，他当之无愧，可是，这位世俗意义的大师，却在自己人生最后的近三十年，在做一件事——忏悔。大师那么崇高，那么杰出，那么伟大，怎么会忏悔呢？

巴金在《随想录》里这么写道：“我下了决心：不再说假话！然后，又是：要多说真话！开始我还是在保护自己。为了净化心灵，不让内部留下肮脏的东西，我不得不挖掉心上的垃圾，不使它们污染空气。我没有想到就这样我的笔会变成了扫帚，会变成了弓箭，会变成了解剖刀。要消除垃圾，净化空气……在我的身上，也在别人身上……那么就挖吧！”

有的时候，我们搞不懂大师的本质意义，巴金的话能给我们极大的启示，大师的思考就是“挖”，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都是一把扫帚，一支弓箭，一个解剖刀，他们能够为中国的人文环境带来净化，能够给后人留下一个干干净净的人文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每个人都能免受污染，保有内心的洁净。近三十年的忏悔，巴金已经远远超越了世俗的理解，在我们看来，一个人功成名就，名利双收，就已然足够，自己问

心无愧,又何苦忏悔? 忏悔不就让大师的名分跌价吗? 可是,巴金老人背负了整个时代的苦难,从最纯粹的人性角度,最真实的人文态度,他不满足于个人的超脱,从世俗名利里挣扎开来,把自己的心和中国的心融合在一起,他的思考在人文苦痛中煎熬了近三十年,但是,他从心灵和文化上解救了无数的知识分子,为中国人的价值观和视野开启了一扇最有意义的窗子。

这就是大师的真正,真正的大师! 本书里的大师,没有财富榜上的富豪,没有电视节目里的名人,他们用最淳朴的方式,走出人生一个又一个困境,在当代历史中,他们深深烙下的不是名和利,而是他们沉甸甸的思考。从古至今,没有那个时代,像我们今天这样,呼唤大师,渴求大师,赞美大师,尊敬大师,崇拜大师,唯一的遗憾,就是声嘶力竭,筋疲力尽之后,大师还是没有出现。其实,我倒觉得一百年有一个巴金就足够了,大师像工业品一样流水线生产,像小商品一样批发销售,这不说明当下的时代如何伟大,相反,会让我们的时代变得滑稽。不要“浪费”大师,我们对已有的大师的理解还远远不够,还远远不深。

一个运动员通过训练,可以夺取金牌,为国争光。可是大师呢? 要资金给资金,要房子给房子,但今天的知识分子中就是出不了大师。于是,有的人埋怨今天的知识分子们没出息,不争气! 是我们真的没出息,不争气吗? 不是。我们把大师是当作一个政绩工程呢,还是当作一个历史产物? 最根本的还是人文环境的建设,从来都是先有健康多元的人文空间,才会折射出大师的光辉。不要埋怨知识分

子没能为国争光,多去检讨自己的文化建设,恐怕最为现实。

这本书取名《远去的大师》,这里的“远和近”,其实是“生与死”,他们的身影离世俗越来越远,但是离我们的心灵越来越近,有一种东西能够跨越生死,纵横历史,那就是大师的思想,2000年前的德谟克利特认为,思想来自人体之外,就像原子轰击大脑。别再只是关注大师们的奇闻趣事、家庭生活和隐私故事,了解他们到底是怎样思考的,这是最有意义的事情,请停止做作扭捏的追思,放下宗教般的虔诚,轰击我们大脑的不是任何一种形式,而是他们深刻的思考。

裴钰 2008年9月16日于北京家中

目录

序一	(1)
序二	(1)
第一辑 守望传统文化的国学大师	(1)
1. 张岱年：直道而行的哲学家、国学 大师	(3)
2. 启 功：“文衡史鉴尽菁华”的国学 大师	(21)
3. 钱仲联：“清诗功臣”、国学大师	(40)
4. 张中行：布衣作家、国学大师	(60)
第二辑 经世济民的经济学大师	(79)
1. 薛暮桥：政学双栖的经济学大师	(81)
2. 董辅初：“守身为大”的一代经济学 大师	(102)
第三辑 终极关怀的人文社会学大师 ..	(121)
1. 巴金：永在的青年和真 ——一代文学巨匠	(123)

2. 费孝通:一个伟大知识分子的人生

道路

——诚挚追悼一代宗师费孝通教授

的仙逝和几点个人思考

..... (144)

3. 钟敬文:对民俗学之父的思念与反思

——兼论“五四之子”和“农村民俗学”

的概念对钟敬文的人生与学说

的价值 (169)

第四辑 引领未来的科学大师 (185)

1. 陈省身:现代最著名国际数学大师的

强国梦 (187)

2. 王 选:当代毕昇、IT 大师 (205)

3. 黄 昆: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大师 ... (227)

第一辑
守望传统文化的国学大师





张岱年 (1909 ~ 2003)

张老终其一生不愧为当代中国杰出的哲学家、哲学史家、伦理学家；他学贯中西，融通古今，是学界公认的大师。张老又是当今中国学界公认的人师经师，集道德文章于一身。他做人是我们的典范，做学问是我们的楷模。

——魏英敏 北京大学教授

敦厚笃实，好学深思；综合创新，会通中西；
独辟蹊径，卓然自立；淡泊明志，自强不息；
明哲仁寿，一代宗师！

——钟肇鹏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张岱年：直道而行的哲学家、国学大师

刘宇聪

这首平实而意味深远的小诗，是献给我国哲学界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张岱年先生的。张岱年，字季同，别名字同，现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文化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2004年4月24日凌晨2时50分，张先生因患心肌梗塞引起心律衰竭，经救治无效，在北京大学医学部附属第三医院逝世，享年95岁。一位耄耋之年的国学大师，又离我们而去，留给世间无尽的遗憾与哀思……

一、“人贵自立”

1909年5月23日（清朝宣统元年四月初五），正值初夏时节，翰林院编修张濂在北京西城的宅第内，随着一声婴儿的啼哭，张家的第三个儿子呱呱坠地。不难想见，这个书香之家为了新生命的到来自然平添了不少欢乐；但喜出望外的张濂又何曾想到，这个新生的婴儿就是日后成为“国宝”级大师的哲学家——张岱年。

张濂，字中卿，一字众清，祖籍直隶献县小垞庄（今属河北沧州），而立之年后进士，在入翰林院任编修前曾入进士馆肄习法政。民国肇基后，张濂曾被选为众议院议员，还曾先后出

任河北沙河、枣强两县的县知事(即县长)。然而,张岱年的童年并不都是在北京度过的,他3岁时即随母亲赵氏回籍乡居,并且在学塾接受了早期启蒙教育。他母亲不仅要主持、料理家务,还要养育、教导几个子女。母亲最常对他们说的,就是“要努力向上,做个好人”。张岱年晚年曾回忆道,正是在母亲这样的教导之下,他“努力读书学习,从不沾染社会上的各种恶习,对于世俗的娱乐如听戏打牌等亦无所好”。

张岱年10岁时,母亲不幸罹病去死,其父回乡料理丧事毕,即举家搬往北京,居住在辟才胡同南半壁街16号的一座四合院中。值得一提的是,张岱年的长兄就是现代著名学者、政治活动家张崧年(字申府,以字行)。那时,年长张岱年16岁的张申府已经从北京大学毕业并留校,后由李大钊推荐赴法国留学,曾参加过新文化运动和中共早期建党活动。张岱年和他的二兄张崇年来京后,即是在张申府的安排下进入北京师范学校附属小学学习的。张岱年曾说过:“我青年时期初习哲学,曾受到申府的引导。……后来我钻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也受到申府的影响。”足见长兄对他走上学术道路的影响之深。

张岱年深受家庭的影响,更体现于他对父亲张濂教诲的遵从。张濂虽从不过问子女的学业,但对于他们做人的态度却十分重视。他曾专门为张岱年所居住的南屋题写一副对联:“醴泉无源,芝草无根,人贵自立;户枢不蠹,流水不腐,民生在勤”,以勉励其志。张岱年对此印象极深,直至晚年仍清楚地记得。当然,他不仅是念念不忘,更是用自己的一生来践行父亲“人贵自立”的教诲。逾90岁时所作的《做人要有人的自觉》一文中,张岱年写道:“人格独立,即是具有独立的意志”,“做一个人,就要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做一个有益于社会国家的人。”可

见,在他看来,“自立”不仅是要保持一种独立的精神和气质,更是要通过“自立”来实现自身于个人、于社会、于国家的价值。因此,与其说张岱年青少年时代在学习上崭露头角是得益于家学熏陶所打下的良好的学问基础,更不如说是源自于“人贵自立”的精神。

张岱年以第4名的优异成绩从高小毕业后,先后入北师大附中读初中和高中。早在初中二年级时,他便初读《老子》,如坠五里雾中,后又读《新解老》,于是忽有所悟,又读了《哲学概论》等书,虽还谈不上初窥门径,但对于哲学已经有所领会了。此后,张岱年开始对“天地万物之本原”、“人生理想之归趋”等宇宙人生的一些重大问题深感兴趣,甚至“每天晚上经常沉思一二个小时,养成致思的习惯”。1926年初中毕业时,他就在“终生志愿”一栏里填写了“强中国,改造社会”的宏愿,显示出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朴素情感。高中一年级时他在作文课中写了《评韩》一文,国文老师阅后甚为称赞说,“大学三年级学生的论文亦不过如此”,将此文推荐刊登在《师大附中月刊》上。1928年,张岱年考入了著名的清华大学,但因该校规定学生必须接受军事训练,于是改考北平师范大学。当时的北师大比较自由,颇合张岱年的心意,遂于1928年10月入教育系学习。在大学期间,张岱年对教育学兴趣不大,却对哲学发生了浓厚兴趣,并开始进行研究。在此期间,他便发表了多篇哲学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

1931年,年仅22岁的张岱年即参与了胡适和梁启超掀起的关于孔子、老子年代问题的大辩论,出手不凡。1932年,张申府主编《大公报·世界思潮》副刊,张岱年有机会在其上发表一些学术文章,引起学术界关注。经其兄引介,张岱年结识了熊十力、金岳霖、冯友兰等哲学界前辈。他虚心向他们请教,深得